

謙遜真摯待人 默默傳播善心

老臣子泣別田老：必傳承無私精神

夜深，一個耄耋老人，總會緩緩地從家中走到地鐵站開口耐心等待，為的只是體恤前來交收文件的下屬，省下出關後再入關的數元錢。

田家炳基金會第一位全職員工、高級幹事蕭開廷，一直難忘「董事長」的謙遜真摯。過去20年陪伴田家炳四處興學，近距

「錢到，心到，人到」是「百校之父」田家炳捐獻教育的宗旨，他堅持親身探訪與師生座談及了解教學環境，足跡與田家炳學校一樣遍佈全國，而在田老側旁，不時有蕭開廷的身影。他與香港文匯報記者分享時憶述，20年前自己初出茅廬於田家炳基金會任兼職，首次與田老於紅磡火車站見面準備赴韶關的學校訪問，已對其簡樸、節儉、務實的風格印象深刻，「他不希望增加接待方的花費，要讓我們搶着埋單。」翌年全職加入基金會的蕭開廷說：「就算搶不到埋單，他亦會堅持住在學校招待所，上世紀90年代的學校招待所還頗為簡陋，但田老絕不會計較。」

不過對待學生，田老從不馬虎，「田老特別希望和師生有座談，了解學生的活動、想法，可他常年患喉炎，講十幾分鐘就需要停一下，但他於會上非常忘我，除非咳得比較厲害，否則從不知道疲倦。」訪校時不少學生會索簽名，田老更將之視作頭等重要的大事，「他要鼓勵學生，要問他們姓名，再寫幾句勉勵的話，如果學生太多，現場寫不完，他會帶到住處再慢慢寫。」

真誠待「小薯」員工感窩心

因為基金會關乎教育，田老從來一絲不苟，蕭開廷說，自己撰初稿後田老會逐字逐標點修改，而直到退休後，也依然關心基金會的工作。

離體會其「身教」，在得悉田老離世後他難忍悲傷一次又一次痛哭，他敬佩田老多年來人前人後都待人真誠，更感恩田老對自己關愛有加。未來他會與更多學校師生分享田老的生平事跡，希望其對教育的熱心、家國情懷與無私精神能得以傳承。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柴婧、任智鵬



蕭開廷(左)及戴大為(右)展示田校學生寫上祝福及慰問的校旗送予田老。
香港文匯報記者 曾慶威 攝

行事嚴謹的田老，對待員工的體恤、真誠也令人窩心，哪怕對方只是一個「小薯」。

蕭開廷回憶道，因為工作需要，常常要晚上赴田老家交收文件，田老總會事先安排好，從不耽誤自己的時間，「如果他有空，更會提早走到九龍塘地鐵出口等我交接，只因為他體恤我，如果出關需要多花幾元車錢……」

田老留給蕭開廷的溫暖，還有對其家庭的關心，「他來參加我婚禮，我覺得很難得，好多謝。」因為希望一雙子女亦能從小受田老精神感染，蕭開廷為他們先後報讀田家炳小學，亦曾帶往田老家中探望，「田老會跟他們講，爸爸工作辛苦，沒有時間陪他們，希望他們諒解……」這

一切都讓蕭開廷感到田老有別於一般老闆和員工間，幾近親情的感情。

因為常年陪伴，蕭開廷常常見到大眾視線外的田老，「田老對人誠懇，從來沒有人前人後兩個樣。」他猶記得田老習慣看報，每當見到有需要的人和事總會主動伸出援手，能幫就幫，例如曾經在報端指有大學生因欠交學費而拿不到畢業證書，「田老會主動打電話聯絡嘗試料理學費，不多問原因，只希望能幫到學生；他覺得已辛苦讀了四年，畢業好重要。」而這樣默默行善的事件，蕭開廷還記得很多很多，這些記憶正督促他未來更好地服務基金會，繼續努力，冀達成田老的心願。



田家炳與國學大師饒宗頤為筆友，多次獲贈題字，包括2003年所題「田家炳基金會」墨寶。

田家炳基金會圖片

七個你未必知道的田老小故事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

樂於助人

田家炳的長子田慶先透露，家中經常住滿來自不同地方的親戚朋友。有的是暫住數月的過境者，也有親戚兒子寄居數年的情況。「家裡原有的十幾口加上寄住的親朋一同擠進小公寓內，一切起居飲食均由兩位母親和一個傭人負責。」田家的孩子對此習以為常，如果睡房不夠用，孩子就會自動讓出房間，在客廳鋪床睡。

仗義疏財

據田老的三女田淑蓮憶述，在她唸高中時，其同學的哥哥想去美國進修，卻不夠資金，同學問她可否向父親借錢。當時田家炳知悉事情後，就一口答應。同學的哥哥想要寫一張借據，田家炳也拒絕了，只表示希望他學業有成。

事隔多年，有一天田淑蓮突然收到一張支票，後來才知道，原來是那位同學的哥哥找到她在美國的地址，特意寫了一張連本帶利的支票歸還給田家。田淑蓮的同學還特別打長途電話，感激田家炳當年的資助。

田的長女田淑芳亦提到，校內一名她不認識的同學家中遭逢巨變，爸爸去世，家中經濟有困難，田家炳知道後即予以幫助，對方收到款項時，驚訝於竟然有陌生人願意出手幫助，十分感動。



田家炳9位子女上世紀60年代九龍塘居所附近的公園合照。
田家炳基金會圖片

節儉環保

田家炳是本港低調的富豪，但對金錢及物質的慾望之低，讓人意外。家人說他「一雙鞋穿了10年，襪子補了又補；常用的電子錶因款式太舊，不便示人，於是放在口袋裡繼續用；無論出差下榻的酒店如何高檔，他都自備牙刷、肥皂，因為開一塊新的肥皂及牙刷，甚為浪費。」

此外，他非常重視青年人的思想工作，曾與四川廣元田中的師生分享指，香港有700萬人，「若每人每天扔掉一個礦泉水瓶子，就要扔掉700萬個。我看到一個瓶子，就好像看到每個瓶子後面10個、20個人為這個瓶子勞動的身影。」為了減少浪費，他一個原本裝夏枯草飲料的塑膠瓶子也不隨意丟棄，接着裝白開水，隨身攜帶。



田家炳穿了幾十年的西裝、已經變形的眼鏡都捨不得丟棄，使用的手錶亦是早年間學校所送的紀念品。
香港文匯報記者 曾慶威 攝

信守承諾

2004年，田家炳曾承諾向城大及理大捐款，但當時田老在全國各地建立了許多學校，各有付款的日程，而且每月的支出均很龐大。由於短期資金周轉的問題，田老特意向銀行借款600萬元捐助城大及理大，希望協助兩大爭取有申請時限的政府配對基金，成為兩校最感人的捐款。

城大前任校長張信剛憶述，當時田家炳來他的辦公室，交出一張支票，告訴他捐款暫時無法由田家炳基金會出賬，但為了不失信，他自己特別和銀行聯絡而開出這張支票。

張坦言「當時感動到不知該說什麼」，他認為田老是「一位了不起的香港人」。

心繫家國

田老經常把「中國的希望在教育」這句話掛在口邊，故把大部分財產及精力都投入到中國教育事業上，而且把投資重點放在內地的落後地區。他特別重視師範教育，有時資助的師範學院位處偏僻之地，他就算年邁仍堅持參與開幕禮，以爭取機會與老師座談，聽他們意見，鼓勵他們教好學生，為國家作育英才。

此外，他還捐贈醫院、修橋整路及推動大量民生項目，為的是要改善同胞的生活。



田家炳與內地田家炳中學學生合照。
田家炳基金會圖片

親力親為

公開大學校長黃玉山在追思會上提到，田家炳不單在內地捐資助學，更對校舍的設計非常操心。當發現建築圖紙上，課室設在三樓，廁所卻在樓下，又或飯堂位置不合理等，均會對學生非常不便，他會讓設計師修改設計。他要求校舍坐向合理，陽光充沛，但不求奢華。

敢於放手

1982年，田家炳成立「田家炳基金會」，把絕大部分財產投入進去，剩下一些生意交予兒子打理，自己全身投入到中國教育發展中。在晚年時，他堅持把基金會的話事權交由多數社會人士組成的董事會，家族成員只參與工作，卻沒有決定權。另外，又聯絡大學校長及有識之士組成諮詢局，鼓勵教育界領袖一同推動教育大業。



田家炳興學善舉遍及全國，各地田家炳校的師生及受惠機構，不時向他寫信以示感謝。
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

戴大為 感冒只用半張紙 節儉影響身邊人

加入田家炳基金會6年的總幹事戴大為，是另一位受田家炳身教影響甚深的人。首次接觸，他已深深感到田老的真誠及其以學生為先的興教使命，「我和田老第一次對話，他對我說『戴先生你來了』，而不是叫我『小戴』或者英文名，讓我覺得很受尊重。他又拉着我的手，囑咐我說『你們工作要再細心喔，學校細節的地方要去查視，要看學校食堂、宿舍、廁所。』」

而田老日常生活的節儉，即使感冒也自然地把紙巾撕成一半才用，這也耳濡目染地影響了戴大為，「這是老人家的習慣，他非常的節儉。」他隨手拿出口袋中的手帕，笑言自己已幾年不用紙巾，「這就是田老潛移默化的影響。」

田老對教育、對人的關懷，深深感染戴大為，他心裡想着要透過出色工作告慰田老的在天之靈，「希望田老在天上看着我們，不要有所託非人的感覺。」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柴婧

黃玉山 傾注教育世罕有 重師範培養德育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姜嘉軒）「世界上願意大筆捐贈教育的慈善家不在少數，但願意同時全心全意傾注教育的，世上少有。」田家炳基金會諮詢局委員、公開大學校長黃玉山認為，田家炳並不單是中國教育的捐助者，更是一位積極的參與者，對推動教育抱持清晰理念：「他重視師範（教育），培養（學生）德育。」

黃玉山指，一般慈善家普遍捐助大校或名校，田家炳卻深信教育中老師的角色至關重要，因此很樂意捐助師範教育，當中還不乏偏遠地區的師範學院，「因他相信培養良好教師，再由他們教出知識與德育兼備的優秀人才」，而這亦延伸至田家炳的另一教育理念——德育。

「香港某程度對培養學生德育、正確價值觀不夠重視，只在乎學生是否考獲佳績。」黃玉山指田家炳的理念有別於此，田老認為知識固然重要，但更重要是培養學生的品德、品格，學習中國文化，尊師重道。

談及與田家炳昔日相識故事，黃玉山坦言過往接觸不算太多，但對於首次見面印象深刻的，「大約上世紀80年代，我以香港學者協會副主席身份到田先生的辦公室洽談捐助」，當時以田家炳的大商家身份，黃還以為田老的辦公室一定是富麗堂皇，想不到卻是相當簡樸，而田家炳本人聊起教育時十分熱心，最後亦樂於捐輸。